

遺失的歲月

田榮先校監

我不愛看電視，除了新聞報道，幾乎完全沒有看電視。

當年「韓流」襲港，全城熱烈談論《大長今》，而我卻竟然一集都沒有看過。及至有一天在教會參加崇拜，牧師以崔尚宮及什麼尚宮打比喻，全場會眾都在笑，唯獨我茫茫然不知所云，始知事態嚴重，於是決心回家惡補。第二晚煞有介事的坐到電視機前，準備見識見識這大長今是何方神聖，卻原來劇集已臨到結局篇，結果還是半集都沒有看過！

記憶所及，我小學一年級家裏已經有電視機。當年電視台好像是每天下午一時還是兩時才啟播，三哥和我總是在開播前便蹲在電視機前，凝望着那顆不曉得是台徽還是訊號測試的星芒形物體，癡癡地等。時間到了，先是輕快悠揚的音樂，接着那顆星會隨着旋律轉動，我們便樂起來了。每天就是這麼簡單的「節目」，兩兄弟開心了不知多少歲月。

當時只有「麗的映聲」有線電視，不但要每個月付費，還要向電視台申請安裝才可以收看。爸為免我們沉溺電視，影響學業，每年都是到了暑假才接駁電視，開學前便截斷。至今未能忘懷的是馮寶寶主演的《夜光杯》，剛看完上集，還沒有看下集便開學了，幾兄弟心癢癢的，只好靠想像，斟酌推敲結局。相隔四十多年了，始終還沒有看這套影片的下集，雖說不上遺憾，但淡淡不屑中難掩內心那一絲不甘。

那個年代，電視並不普遍，沒有多少人家裏會有電視。一些較大的影音店窗櫺前，常有男女老幼群集，駐足欣賞無聲的免費電視。聽一位澳門來的同學說，當時澳門固然還沒有電視

台，就是電影院，許多都設備簡陋，一部放映機加一幅薄薄的白布便了事。觀眾可以選擇坐在屏幕前或後，屏幕前的票價較貴，後面的則比較便宜。為了省錢，同學自小便坐「經濟倉」，所以他的偶像、英雄豪俠全都是左撇子：中國俠士固然是左手執劍，西方牛仔亦同樣以左手拔鎗！

小學六年級，首家無線的免費電視台啟播，家裏只要有一部電視機，再裝上天線，便可以收看免費電視，既不用申請接駁，更不用每個月付費。自此，電視開始普遍起來，成為每家每戶不可或缺的休閒消遣。還記得家裏剛裝上天線那一刻，電視正播放着「超人」，幾兄弟興奮得大叫大跳，此後每個周末都期待着看超人怎樣保衛地球，怎樣打敗怪獸。每看到他胸膛前的燈在閃動，表示他在太空所吸取的太陽能量已差不多耗盡，我們都格外緊張，深怕那盞閃燈停下來時，超人便永遠不能回到太空去。但他總是在最危急關頭及時把怪獸制服，昂昂首，一躍沖天便飛回太空，我們這才鬆口氣，心中大樂！

摔角賽是當年最受歡迎的節目，君子馬蘭奴、迷魂鎖李雲、骷髏頭梅菲、狂人潘納……一大堆名頭，全港大人小孩都瘋狂，街頭巷尾盡在談論，或彼此研究交流「毒蛇鑽」、「迷魂鎖」、「原子打樁機」等絕招。我們都很認真，從來沒有想過摔角手會作假，於是每看到那愚蠢的公證一次又一次的受騙，義憤填膺，大呼小叫，簡直不能相信公證會這麼無能不濟！後來這些摔角賽的「劇情」愈來愈誇張離譜，才發覺原來摔角手只是在表演，作戲娛人，漸漸便不再愛看，但看摔角的種種情懷，當年確是帶給我們不少快樂，如今想起，依然回味。

說到香港早期電視，不能不提的便是《歡樂今宵》。這個長壽綜藝節目，每星期播五晚，深入民心，是全城茶餘飯後熱門話題。我那時還算自律，開學後便很少看電視，大多是到了

周末才看，所以反而不多看這節目。中二那年，幾位同學在閒扯，一位同學忽然說：「昨晚看歡樂今宵，劉鳳屏穿的紅色熱褲多短啊！」聽得幾個小伙子血脈賁張！但叫我們譁然的，並不是那條超短的熱褲，而是紅色——原來我們已踏入了彩色電視年代。隨着色彩，電視節目從此愈來愈豐富，亮麗多姿。

我唸完中四便負笈美加。在香港唸中學時，沒有很多機會聽或講英文，所以剛去到加拿大真的很吃力，人家說什麼聽不懂，自己說的，來來去去不外三句：「Yes」、「No」及「I don't know」，言之不足，七情上面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為了加強聆聽英語能力，我每天都看電視，從表情動作猜測情節，到漸漸的領會箇中對白，真是下了不少苦功，我是打正旗號為學習而看電視！

俱往矣！時異世殊，社會發達，電視機已不再是什麼奢侈品，家家戶戶都有一部或多部電視機，而小孩子課餘的閒暇活動，亦多了很多選擇。與朋友說起兒時看超人，他慨嘆他的兒子看見超人胸膛前的燈在閃，不但毫不緊張，還氣定神閒的跟正在催促着他的媽媽說：「超人的燈在閃啦，快完場了，我馬上就過來！」

歲月似流水，回眸換白頭。現在的孩子，聰敏機靈之餘，那份爛漫童真，似乎也隨着時代進步而遺失了！